

株洲的桥 八次跨越,一座城市的生长史

编者按

从1988年株洲大桥全城欢腾的见证通车,到2023年清水塘大桥如长虹卧波飞跨湘江,三十五年间,八座大桥次第矗立。每一次钢铁巨龙的矫健跨越,都是株洲在历史发展中的雄浑一笔。

桥是时间的刻度,是空间的坐标,是记忆的见证……是江与岸、人与水的相依与守望。一桥的通车将河西从菜地农田焕新为现代化新城;二桥的崛起,是田心与天元开始血脉相连;七桥通车,使渌口融城之梦圆满;八桥的跨越,是株洲拥有了世界第六、中国第三的主拱跨径桥梁。每一座桥梁的崛起,都是城市骨架的再一次舒展,也是发展格局的一次改写。

桥梁体现着一座城市的经济与科技水平,也是人文气与烟火气的所在。桥上驱车奔忙,为生活而努力;桥下是跑步、沉思、聊天、撸串、摆摊、唱歌……桥见证了人们情感交流和日常的身影,见证了自然的风雨和科技的狂飙。长桥卧波,守望百姓生活。桥的故事就是株洲人的故事,两岸的灯火就是株洲人的日子。

三十五载,八桥飞虹,八次新生,八次跨越。如今,三十八年过去,它们撑起的,不仅是湘江两岸的天堑通途,更是一座城市的脊梁与几代株洲人的共同记忆。

江水滔滔,如时间奔流不息,将会有更新的跨越和奇迹,等着被创造,被命名。

八桥飞虹 一座城的文化年轮与精神图腾

莫鹤群 严夏松

湘江之水自在深沉地奔涌,如一条碧玉带,稳稳地系在株洲的腰间。傍晚,我在清水塘大桥下的滨江步道散步,栀子花的香气裹着江风拂过面颊,特别清新。抬眼望去,桥上车流如铁水奔泻。远处,株洲大桥的拱肋在夕阳中镀上金边,恍惚如一道优美的虹。

株洲的桥带着铁轨的冷峻,却在岁月长河中透出温暖的气度。这冷暖交织的质地,正如其工业筋骨与人文血脉的交融。八座桥,是八枚楔入时空的铆钉,将这座“火车拉来的城市”的年轮,牢牢地钉在湘江之上,扎进历史的深处。

桥是生长的年轮

若论桥的风格和脾性,株洲的桥不似江南石桥婉约如词。株洲第一桥——株洲大桥,是纯粹的钢铁巨兽,骨子里奔涌着工业文明的刚烈。1988年12月28日,这座宽二十四米的钢铁巨龙横空出世,将河东的喧嚣与河西的荒芜悍然相连。它的诞生,是血肉之躯以肩膀与汗水浇筑的史诗。那时,工人们以滚木将预制构件一寸寸推入江心,那粗粝辛劳的场景,是“愚公移山”在钢铁时代的回响。经过河东岸粗粝的桥墩,似听到历史的声音。水泥中搅拌着田心机厂飞走的钢花,六〇一厂研磨的合金,三三一厂切削的碎屑。

从此,河西的荒草中长出了天元区的繁华,长出了开发区的雄心,长出了一座新城的气度。桥的生长,就是域的生长。

城市在桥的矩阵中演变、进步,每座桥都是城市发展的印记,也是一个时代的句读。2002年石峰大桥飞架,工业区与高新区连为一体,铁锈地带与创新高地从此血脉相通;2005年建宁大桥通车,外环线串起散落的工业明珠,城市的骨架为之伸展。2007年的天元大桥与2010年的芦淞大桥如有力的双臂,为城市卸下拥堵之困,交通如气血重新畅通。2016年,枫溪大桥通车,其高耸的桥塔气势恢宏,如利剑刺破江天,悬索伉

美似竖琴琴弦,风过时仿佛听见金属与水流合奏的交响。次年,渌口大桥横跨江面,将隔江相望的渌口镇拉入主城的怀抱,株洲县撤县设区后,高端制造如星火燎原,航空新城亦拔地而起;2023年,第八桥清水塘大桥最现代的霞光飞架江面,建设者以“高空穿针”的精准,栓接三千杆件、六十四万高强度螺栓,实现零返工,让这座曾以重化工闻名的片区,完成了向现代滨江新城的华丽转身。

三十五年,八道飞虹次第展开。它们不是冰冷的建筑,而是城市生长的年轮,是株洲从“工业重镇”迈向“制造名城”的宏大叙事中,最铿锵的韵脚。

桥是融汇的脐带

株洲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。各地各行各业的人,携着各自的方言与习俗纷至沓来,在此落地生根。初来时,他们隔着湘江相望,两边的生活还存有很大不同。而桥的诞生,是这场文化融合最有力的推手。

桥是物理的连接,更是情感的通达。它将河东的商贸气与河西的书卷气结合,将工业的刚硬与市井的柔软交织。桥是融汇的脐带,它将漂泊变成扎根,将他乡变成故乡。

说起来,株洲的文化融汇,有着与其他湖南城市截然不同的基因。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铁路枢纽地位的确立,一股股崭新的、充满力量的现代工业洪流,从东北的老工业基地、江浙沪的精密制造腹地、湖北的钢铁重镇、四川、广西的军工前沿……轰然涌入。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,带来的不是古老的诗词歌赋,而是轰鸣的机床、精密的图纸、严谨的规程和现代企业制度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,用钢铁和汗水,浇筑出一种全新的、属于工业文明的城市品格。株洲的桥,正是这种融汇的见证者与推动者。

清晨,株洲四桥下到处是晨练、散步、跑步的人。桥栏杆边,卖菜的老农朴实而善良地坐在菜摊旁。卖包子、饺子、米粉、奶茶的,香气飘落在整个江边。

穿过大桥的记忆

欧阳光宇

因父母调动工作,我于1976年年初来到株洲,那时我刚满六岁,株洲还没有大桥。

当时,株洲的政、商、工、交等较优良的公共资源都在河东。有回听同学说,她住在河西的一个姑姑,不巧碰上生小孩难产,要连夜转送到河东的大医院去,她外婆提着马灯照着蓬草路去叫渡船,而划船的艄公担心江上风浪大会出事,一度拒绝划船送她难产的姑姑过河,亏得她外婆厚着脸、磨破嘴皮说动艄公。而那一夜幸亏老天保佑,江上无大风大浪,艄公得以冒险将她们送过河,她姑姑总算在株洲市一医院(现株洲市中心医院,已搬迁至株洲河西)产下一名女婴。因为这个待产的前奏,她们家给这名女婴取名为“江安”。听完同学说的这一段险情,我才意识到渡船过河,常常不是那么好玩的事。

年少的我爱上长跑,星期天早晨,常和同学结伴,从家里往市中心跑,因为那时还没有大桥,我们便止步于湘江东岸。站在高处,看江水在我们眼

底舒缓地流过,迎面享受着惬意的晨风,我们与湘江眉目交接,似乎达成某种少年的默契。顺着楼梯下去,可到江边。江边泥地上,有很多巴掌一般大的河蚌,我从泥地里翻出几个,想掰开看,可蚌壳封得很紧,掰也掰不开。我想起父亲讲的蚌壳精的故事,脑子里闪出一些梦幻般的图画。

株洲一桥建成于1988年,全长1192米,那年我18岁,感受到了那种特殊的兴奋和激动。大桥建成的头十几年,设有大桥收费站。后来随着行政管理的进步和城市改革的与时俱进,在本世纪初初期,大桥收费站拆除了。这样,来自东南西北的车辆过河,都显得更加方便快捷。此后,株洲后来建的桥都不再设收费站。同时,株洲的公园也开始拆除围墙不再收取门票,株洲的城市品位与格局又向文明、大方迈进了一步。

因为桥,河西建设如同开了挂似的,较河东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。东岸老株洲芳华,西岸高新区品格。看株洲,要从看其湘江两岸开始。

桥,成了巨大的屋檐,庇护着五湖四海的烟火气,让差异在此相遇、碰撞、交融,如文火慢地,终熬出株洲独特的城市气质——包容、开放、敢闯。

芦淞大桥这头是喧嚣的服装市场,汇集着商业的精明。那头是安宁的住宅区,住着湖湘的土著。下班人骑车穿过桥洞,车篮里装着空心菜与豆腐,匆忙的身影掠过金黄的夕阳。桥,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,更连通了味蕾上的乡愁与记忆里的温度,让这座移民之域的人们,有了共同的情感坐标系。

今天,当数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,株洲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。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,这又是一场更为深刻的“融汇”。这一次,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钢筋水泥的“桥”,更需要思想的“桥”。数据的“桥”,创新的“桥”。八桥飞虹,既是过往融汇的丰碑,也应是通向未来的起点。

桥是诗性的脊梁

昨晚,我站在顶楼俯瞰株洲,湘江如带,桥梁如练。最老的株洲大桥灯影昏黄,如沧桑老者默数江水流年。最新的清水塘大桥流光溢彩,如少年昂首眺望远方。它们沉默地耸立在江上,看上去理性而恢弘——那是钢铁与混凝土写就的史诗,是汗水与梦想谱成的歌谣,是历史与未来交织的复调。

然而最伟岸者,是那看不见的“第九桥”。它将由拓荒者的草鞋印,建设者的安全帽、设计师的蓝图共同筑成……

桥是时间的守望者。它见过江水汤汤,见过车马攘攘,见过离人的泪水,也见过归人的笑容。它们不只是风景,而是诗意的脊梁,是精神的图腾。它们让这座城市有了凌空飞翔的轻盈,有了向水而生的柔情,有了贯通古今的底气。

江水滔滔,不舍昼夜。八座桥跨越湘江,让每个株洲人——无论来自何方——都能循着桥的指引,从容迈向更好的明天。

今天,株洲已经拥有八座跨江大桥,株洲八桥(清水塘大桥)于2023年秋通车。那时株洲一桥满35岁,从一桥到八桥,让株洲人感受到株洲现代化的发展步伐,株洲八桥还不经意地成了网红桥,被誉为“湘江最美桥梁”。全桥由上层双向六车道和下层景观通道组成,居世界同类桥梁第六位,中国第三位。

湘岸春晚,江畔柳枝轻拂,繁花争妍,走进株洲西岸的火车头广场,已“退役”的黑色蒸汽机车、绿色电力机车、白色高速列车实物展品格外引人注目;不同年龄的人,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孩子们在沙滩上、石头中做游戏,老人们在风光旖旎中追忆往事,年轻人在这里编织爱情,既憧憬未来,又为若干年后、再回首时留下甜美回忆。中年人的想像更为丰富,可以重温童年、爱情,又可以计划明天。

西岸建好,河东的湘江风光带随后也全面建成,一岸怀古,一岸现代,东西两岸各具特色。

漫步一桥

叶林

株洲的一桥是我去过最多的桥,有时开车经过,大多数时候是走路去那边散步。

一桥原名株洲大桥,1988年12月28日建成通车,这是一段重要且欣喜的历史。父辈们说,这座桥建成之前,株洲的河西还农田菜地随处可见,是这座桥的横跨与连接,逐渐让草色与泥土变成了现代化的城市风景。

株洲的每座桥都各有特色,常去一桥是因为它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。下班后,出了办公大楼左转,再直走,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江边。我总是走路去,一边可以当成运动,一边是看看路边风景。

我最喜欢站在一桥上吹风,视野开阔,有种胸怀中满是大江大河的感觉。在我心中,湘江就是株洲的太平洋,在宽阔的江面,我看到的星星空那样的优美和壮丽。看累了就沿着大桥走走,一桥全长1192米,随便走个几十分钟,看了风景,也散了心,还思考了应该思考的一些问题。

一桥的江边有旧书摊,那是个宝藏之地。几年前我一个爱读书的朋友来株洲,我带他到一桥边散步,也顺便看看旧书摊。谁知他一蹲那儿就挪不动了。一两个小时,在长长的旧书摊淘了几十本书,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也在那边的旧书摊买了很多好书,价格便宜,有的三五块钱,有的十来块,贵一些的也有。很多书其实我都有了,但看到不同的老版本,我还是会买。虽然是旧的,但我反而觉得旧书有一种旧之美,有些版本甚至有收藏价值。其实读书人不一定要去网上买最新出版的价格很高的书,买旧书还可省钱,只要干净就行。

一桥边不仅旧书多,还有旧文玩、旧器物、童书、玩具、文房四宝,以及一些稀奇罕见的东西,是个有文化气息的地方。每当傍晚经过那里,总是能看到蹲在那里“淘宝”的人。

我曾经带着家人一起去那边散步,孩子看到旧书摊旁边的玩具车就站住不走了,拉都拉不动。然后我们在那边挑了很久时间,他挑了几个玩具车和小坦克、小飞机,开心极了。玩具虽然是二手的,但其实还很新。从旧书摊下去,到风光带,就是散步遛狗吹风闲聊聊

人了,很热闹,很有烟火气,江边的风景也不错。夏天虽然热,但日落时候的江风慢慢凉爽起来。沙滩上一片热闹,大人带着嬉戏的小孩,看他们玩沙子、玩石头、放风筝,还有很多拍照和谈恋爱的情侣。

一桥边的岸上有个火车头模型,这是株洲这座被称为“火车拉来的城市”以及火车头精神的一个象征,在这个模型旁坐着很多聊天、散步、唱歌的人。尤其旁边音响里传来的歌声,让深沉的江水与行人的言语淹没在旋律中。我妈听得很认真,就像陷入了年轻时热爱唱歌的那种回忆里,因为那人唱的是她年轻时常常唱的那首邓丽君的歌。那位女士声音温柔,但略微有些跑调,高音也没有唱上去。我让我妈去唱,我说她唱得比他们的都好听,但她还是觉得不好意思。

最动人的是站在一桥上看湘江,这与站在江边看是两种不同的视角。一个近,一个远,能看到不同的波光 and 涟漪,不同的岸上的风景。尤其当船在阔大的江面上缓缓移动,那种寂静的缓慢的威严,让每天在快节奏中生活的心灵感受到沉静。两岸建筑和风光倒影在江面,仿佛是梦境。你想象不出在三十多年前,江的西岸还有农田一如像是流水变出来的。三十多年,够一个人成长到壮年,够一个城市翻天覆地。

每当我经过一桥,看到那熟悉的风景和两岸的灯火,看到桥上井然有序往来如织的车流,就想起三十年前父亲刚来到株洲的那天。那时的株洲像一张朴素的旧照片,而他只是个青涩的小伙子。他曾站在江边看江水滔滔流去,思考着自己的人生。现在的株洲灯火辉煌,是一张色彩明亮、优雅而现代的照片,而我都已经成长为壮年了。三十多年,从他初到株洲时只有一桥,到现在,株洲八座大桥如长龙卧波,雄伟地跨越湘江两岸。他站在桥边,看着大桥和大江,已是慈祥豁达的六十岁老人了。

是桥见证着人的成长,还是人见证着桥的成长?应该都是吧!是人与桥见证着城市的成长,是人与城在一起,跟着那拔地而起的桥梁和建筑,跟着那滔滔往事和踏实的今日,一步步走向未来。



▲一桥,株洲大桥。咏洲 摄



▲八桥,清水塘大桥。咏洲 摄



▼五桥,芦淞大桥。咏洲 摄